

黑龙江大学教授赵阿平：

## 40年研究 让满文文献“活起来”

满语，一种极度濒危语言。目前，全球仅有我国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村屯的不足20位老人，能以满语会话交流。

在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研究室屏幕上，播放着一帧帧音像资料：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村，老人用满语口述家族迁徙史与满语词语、民间故事；鄂伦春族的八旬老人，吟唱狩猎古调；同江市赫哲族老人，用赫哲语演绎着当地传统曲艺“伊玛堪”……

屏幕前，研究院教授赵阿平神情专注。从基本词汇到情景对话、民间传说，她逐一审核整理音像记录，分析语音、语法、语义等内容。

赵阿平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”的首席专家，在满学研究这一领域，她已经深耕40个年头。面对大量珍贵的音像资料，赵阿平不觉得累，只觉得每天的时间不够用。

### 田野调查留存珍贵语料数据

弥足珍贵的音像资料从何而来？答案藏在无数次的田野调查之中。

三家子村是我国目前仍保留满语口语的村落，也是赵阿平的常驻调研地。为了跟踪调查记录满语及其文化，赵阿平持续40年来到三家子村，向村里的老人、语言文化传承人请教。

“很多会用满语交流的老人年事已高，我们在与时间赛跑，如果不及时抢救，满语口语或许将彻底失传，造成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。”赵阿平刚开始做满语田野调查时，就意识到这个问题。

过去，由于技术水平有限，田野调查得来的信息，只能用纸笔、磁带等传统方式记录留存。随着科技发展，赵阿平想到，能否将现代化技术用于民族语言文化记录传承？她开始思考，如何用数字化技术对采集的音像资料进行录制整理、分析归档，建立一个客观、真实的多模态语料数据库。

2019年，在赵阿平的主持下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”启动，针对满语、赫哲语、鄂伦春语、鄂温克语、锡伯语这5种语言进行系统性抢救记录

与研究。黑龙江、新疆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北京……多年来，只要是使用满通古斯族语言的区域，就有赵阿平带领团队进行田野调查的身影。

“建好数据库的关键是客观记录，不掺杂研究者的解释，为后世留存濒危语言的真实面貌。即使该语言最终消亡，其声音、形象和文化内涵仍可被后人感知和研究，这些真实的记录，不仅能够为满学，也能够为民族学、人类学、历史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原始资料和科学依据。”赵阿平说。

### 研究不能停留在语言表层

赵阿平出生在一个书香浸润的家庭。幼时，酷爱文史的父亲常为她讲述中国古代历史。这在她心中埋下了追寻历史文化的种子。她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就读历史专业时，老师邓中绵教授一句“搞清史必须学习满语文，利用满文文献方能有所突破”，让她选定学术方向。

1986年，赵阿平开始研修满语，后来进入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，并先后担任《满语研究》期刊编辑、主编。在多方协调下，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于1999年整建制迁入黑龙江大学，并成立了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，创建了培养满学高层次复合型后继人才的平台。

清代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史料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多方面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“每种民族语言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。”赵阿平认为，“研究语言不能停留在语言表层，还应结合其历史文化，力求突破和创新。”

经过长达10年的钻研，赵阿平开创了满学研究新方向——“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”；将满语研究与历史学、文化学、人类学、考古学等学科相结合，拓展了研究的道路，推动学科深入发展。她的专著《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》《濒危语言——满语、赫哲语共时研究》等，正是这一融合研究的成果。这一成果不仅揭示了语言是文化深层密码的载体，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新的视角。

青年女高音顾文梦：

## 以声为炬 在热爱里步履不停

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内，乐声交织，在余隆指挥的棒尖起落间，每一个音符都被打磨到极致。青年女高音、上音声乐歌剧系博士生顾文梦站在舞台中央，目光专注，气息沉稳，与乐团磨合着罗西尼的作品。

今年，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之春”）举行，顾文梦站上开幕演出的舞台，唱响新时代版《长征组歌》中的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。从在上音读本科时初登“上海之春”的懵懂学生，到如今担纲开幕演出的成熟歌者，从去年在上海之春闭幕演出歌剧《茶花女》中扮演薇奥莱塔，到今年红色经典的演绎者，“上海之春”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蜕变。于她而言，每一次登台都是新的出发，而每一次出发的背后，都有藏在歌声里的坦白：对专业的苛刻、对失败的坦然、对短板的直面，以及对声乐艺术最纯粹的热爱。

### 舞台之上，真诚是唯一 的底色

与余隆指挥的首次合作，是顾文梦2026年初的一次重要历练。在此之前，她与国内外诸多指挥家有过合作，却依旧对这次合作怀着忐忑与兴奋。在她的印象里，顶尖指挥家总是带着严谨的气场，而自己对舞台的要求，从来都是让谱面上的每一个细节精准落地。

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，刻在顾文梦的艺术骨血里。作为一名美声歌者，她的“乐器”藏在身体里，健康状况、心理状态，都可能影响舞台呈现。因此，每次登台前的热身与准备，于她而言都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。“唱歌的人全身都是音响，都是发动机，必须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，才能对得起音乐，对得起指挥，对得起台下的观众。”

而比技巧更重要的，是舞台上的真诚。这是顾文梦的恩师、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一直教给她的道理，也是她坚守的艺术信条。这份真诚，体现在她对每一部作品的解读里。演唱罗西尼的作品，她一改以往擅长的大抒

情长线条唱法，调整声音位置，让音色更薄、更集中，贴合作品的艺术特质；演绎丁善德作曲的《爱人送我向日葵》，她从和声色彩的变化里体会情绪的递进，从歌词的背后读懂那个年代纯粹的爱情，让歌声里既有故事的温度，又有音乐的厚度。

### 得失之间，失败是最好 的成长礼物

在顾文梦的艺术成长路上，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。那些看似“顺理成章”，背后是无数次的跌倒与爬起。当被问及是否在学习和比赛中输过，她的回答坦诚而释然：“输过的次数不计其数，但我每次都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最好的礼物。”

本科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，硕士远赴意大利帕尔马深造，在这个美声教育与传承的重要中心，留给她的不仅是专业的提升，还有无数次直面挫折的历练。初到意大利，语言不通、环境陌生，她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报名参加各类国际比赛，想要证明自己，却屡屡碰壁，甚至连初赛都未能晋级……无数次，她躲在被窝里哭，却从未想过放弃。“20多岁的年纪，就是要去犯错、去尝试，哪怕撞得头破血流，也要坚持自己的热爱。”

一次次的失败，磨平了她的浮躁，也练就了她强大的心理素质。顾文梦渐渐明白，舞台之上，专业技术只是基础，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才能让自己在聚光灯下尽情享受音乐。“艺无止境，一直在路上。作为一名歌者，永远有需要打磨的地方，永远有需要学习的东西。只有跨过这些坎，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。”

### 直面短板，在突破中 遇见更好的自己

曾经，顾文梦一度认为花腔技术是自己的“硬伤”，面对罗西尼这类需要精湛花腔技巧的作品，总是心生畏惧。而这份畏惧，在老师的鞭策与鼓励下，变成了突破的勇气。2026上海新春音乐会，她在余隆指挥与上

### 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

95后博士生韩雨默，在本科期间因一堂满语课，遇见了赵阿平教授。讲台上，赵老师将艰深的满语语法规则拆解，融入历史长河与民族故事里，那些沉睡的字符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毕业后，韩雨默主动找到赵阿平，希望继续攻读这一方向，如今韩雨默已成为满语满学研究的专业后继人才。

这些年，赵阿平培养了300多名本科生，50多名研究生、青年专业骨干，以及来自海外的博士生。

“只有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，满学这门学科才能真正地传承下去。”赵阿平感叹。

在国际上，满学一直受到广泛关注。赵阿平认为，我国满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持续提升，培养后备人才日益紧迫。

2000年设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（满语）硕士学位点，2005年设立满语文与历史文化本科专业学位点；200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，2010年设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（满通古斯语族）博士学位点、博士后流动站……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已形成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梯队。

“满学不仅是解开历史密码的一把钥匙，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证依据。通过系统性抢救保护研究，让沉睡的满文文献‘活起来’，将濒危的满语传下去，方能守护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精神根脉。”赵阿平说。



方圆

“笛箫圣手”张维良：

## 笛声书写人生 音乐对话世界

生于江苏苏州，自幼习笛，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，后长期从事笛箫演奏、创作与教学工作——张维良的艺术生涯已跨越半个多世纪。2026年初，“乐春——张维良从艺五十五周年系列音乐会”在位于苏州吴中区的保利大剧院启航。作为业界公认的“笛箫圣手”、推动国乐与时俱进的代表人物，他在舞台演奏、作品创作与音乐教育等领域探索深耕，并积极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对外交流。

### 根系传统：融汇南北 笛艺之长

“8岁那年，父亲赠予我第一支竹笛，由此为我推开了通向音乐世界的大门。”张维良与竹笛的缘分，始于童年。

1971年，13岁的张维良考入苏州吴县京剧团，成为剧团中最年轻的演奏员，正式开始艺术生涯。在频繁的下乡演出中，他接触到京剧、昆曲、沪剧、婺剧等戏曲剧种，广泛接受着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滋养。剧团同事回忆，张维良个子虽小，“坐在椅子上脚还踮不到地”，但他最为用功，第一次出省演出时，还前往浙江省歌舞团拜师学习。

1977年，张维良考入中央音乐学院，接受专业教育。1980年转入中国音乐学院继续学习。大学期间，他得到冯子存、赵松庭、刘管乐、王铁锤、陆春龄等先生的口传心授，融汇南北笛艺之长。

“我的大部分作品，是吴文化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。”1980年，张维良以苏州音调为基础，创作了个人第一首作品《太湖春》。1990年创作的《花泣》则以评弹“雨调”为素材，通过竹笛模拟人声的哭腔与叹息，并结合戏曲中的节奏处理方式，细腻呈现人物情绪。

“我是南方人，对北方的笛乐

有些陌生。大学期间，巧遇冯子存先生于中国音乐学院任教，我就和先生学习了3年北派笛子演奏。”参加工作后的张维良，基于“立南闯北”的风格持续钻研，前往各地采风，搜集各式民间音调与民族传统音乐旋律。

“后来我录制了《喜相逢——冯子存笛曲精选》专辑，中间收录《黄莺亮翅》《万年红》《八板》《放风筝》《柳摇金》等13首北派传统笛子作品。”张维良说，这张专辑既是“汇报自己大学期间对北派笛乐所学，更是对冯老先生授艺的感谢”。

### 传承创新：探索民乐 当代代表

从以当代音乐语言丰富笛箫演奏旋律，到移植尺八与南箫强气流吹奏技巧令笛箫振动更充分，再到寻找笛箫与其他乐器、电子音乐、声乐合作的新突破……55年来，张维良创作、改编了百余首作品，演奏过的曲目更是数不胜数。从演奏到创作，从舞台到课堂，他的艺术实践始终围绕传承与创新展开。

1991年，张维良与中央乐团（现中国交响乐团）合作录制笛子独奏曲《行云流水》，将中国笛子与交响乐结合，这一尝试在当时国际乐坛引发关注，也成为中国民乐家探索东西融合的实践范例。

2017年，多媒体音乐史诗《远古的呼唤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，该演出融合音乐、戏曲、舞蹈、武术等多种形式，并引入欧洲视觉团队，以“世界音乐”风格表达中华文化。2019年，张维良带着《远古的呼唤》到法国、意大利演出，受到当地观众广泛欢迎。

张维良也在持续的“跨界”中，不断拓展着民乐的传播载体。从为《菊豆》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霸王别姬》等影视作品配乐，到参与

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节目《自然》的音乐创作与演奏，其作品逐渐进入更广泛的文化场域。

### 走向世界：投身中外 音乐交流

一根竹笛，能走多远？张维良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答案。

自20世纪90年代起，张维良与陈其钢、叶聪等作曲家合作，在维也纳金色大厅、卡内基音乐厅等处举办演出，将中国民乐带上国际舞台。

“我一直在思考‘民族的’与‘世界的’这两者的关系。”通过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结合，将民族音乐与国际化表达结合，张维良以音乐为载体，推动着中外文化交流。

2024年2月1日，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，张维良与法国青年竖琴演奏家塞琳·古杜尔合作的《相和歌》音乐会，在巴黎科尔托音乐厅首演，现场反响热烈。此后，该项目在中法两国多地展开巡演。

2025年底，由张维良领衔的民族室内乐《行云流水》在欧洲巡演，到访法国、德国的多座城市。演出结束后，法国作曲家马克·巴蒂尔表示，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方乐器结合，呈现出独特的声音魅力。

“竹笛很小，世界很大。”这是张维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“我永远是个学生”，从艺55周年再出发，张维良仍然保持着奔跑的姿态。他说，他将带着对民乐的热爱与追求，继续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，让中国民乐的旋律在世界舞台上久久回响。

徐嘉伟 张若尚

徐州剪纸传承人刘冠玉：

## 一把剪刀 剪出人间烟火

在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上，徐州剪纸第三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90后剪纸艺术家刘冠玉的剪纸作品《日常笔记》获得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。这件由100幅剪纸构成的作品，历时2年完成，将人间烟火、乡土记忆与人文情愫融于方寸之间。

从孩童时期握起剪刀，到33岁站上山花奖领奖台，刘冠玉用巧手与匠心剪出故乡的月光、母亲的炊烟、生活的日常，也剪出了一条非遗传承创新之路。

### 满含温情的“纸上日记”

刘冠玉出生在江苏徐州沛县，这里是徐州剪纸的重要发源地。五六岁时，刘冠玉便握着母亲送的小剪刀，学着剪简单的鞋花、窗花。剪纸的种子，自此在心中萌芽。

2013年，刘冠玉考入安徽阜阳师范大学。来到陌生的城市，内心难免惆怅，于是他用剪刀记录乡愁，完成了包含24幅剪纸作品的《乡愁系列》。

直到2014年，刘冠玉结识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庭友，才真正开始系统地学习剪纸技艺，后又师从徐州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桂英。刘冠玉勤加练习，他对妈妈说：“等练熟了，我就把你的故事剪下来送给你。”

刘冠玉兑现了自己的承诺。大三大四两年时间，他将母亲的日常点滴剪成53幅作品。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等鲜活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。这套名为《母亲的故事》的作品受到剪纸界关注，刘冠玉的个人风格也开始形成。

“《日常笔记》的创作，始于我毕业后的一段沉淀于心的生活感悟。”刘冠玉说。大学毕业后，刘冠玉在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，虽然工作繁忙，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剪纸。那些生活的琐碎与日常——清晨的第一缕晨光、傍晚的万家灯火、家人的一句叮嘱、朋友的一次相聚，甚至是偶然的烦恼与遗憾，都让他心生触动。“生活就像一本厚

厚的日记，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，而剪纸，便是我记录这本‘生活日记’的独特方式。”刘冠玉说。

### 在传统根脉上开新枝

“花无正枝，剪无定法”是恩师王桂英的教诲，也是刘冠玉的创作理念。他的作品以生活为源，富有感情，既延续徐州剪纸精髓，又注入现代审美。

相较于传统剪纸多以繁复为美，刘冠玉走的是粗犷风格。他的作品一般尺幅不大，线条简洁，人物形象相对抽象。传统剪纸多是红色，他却使用五颜六色的纸——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紫的……纸色也不一样，红配黄、黄配蓝，视觉上迥异于惯常的剪纸。

“技法上，我坚持‘传承不守旧，创新不离根’，传统的锯齿纹、圆点纹、梭形纹、月牙纹，还有开口剪、掏挖剪、阴阳剪等技法，我都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，不会丢掉传统，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。”刘冠玉说。

大学四年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学习，带给他潜移默化的滋养。点线面的运用、统一中的变化、黑白对比与疏密布局，让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的质朴醇厚，又有现代的构成美感。

另一种突破来自分层与拼贴。比如他创作的生肖剪纸，动物的眼睛、胡须、花纹通过3至5层不同颜色的剪纸分层拼贴完成，摸起来有凹凸感，从不同角度看还会呈现渐变效果，让剪纸从“平面”走向“多维”。

### 让剪纸融入当代生活

2023年，刘冠玉从广告公司辞职，全职投入剪纸创作。恰逢徐州回龙窝历史街区向他发出邀请，街区里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，成了“冠玉的小店”。

在这个小店里，剪纸以新的形态与人们相遇。冰箱贴、钥匙扣、明信片、笔记本……刘冠玉将剪纸



姜方



赖睿